

蘇聯文藝叢書

Б·凱巴巴耶夫著
徐克剛譯

土庫曼尼亞的春天

人民文學出版社

8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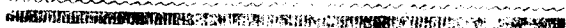
蘇聯文藝叢書

土庫曼尼亞的春天

B·凱巴巴耶夫著

徐克剛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



820.7

K123

譯自 1952 年 5 月號《蘇聯文學》

蘇聯文藝叢書

31

一九五三年 二月三版

上海造10001—15000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0152 36開 112面 3,7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B·凱巴耶夫(Berdi Kerabayev)是曾經兩次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的土庫曼老作家。他的兩部名著決定的步驟和白金國的愛素丹，早為我們的讀者所熟知。他是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在他的作品裏，他描寫了土庫曼人民生活的各方面。他的作品，總和他的民族的命運緊緊的聯系着。

現在土庫曼人民正在進行偉大的運河——土庫曼大運河的建設工程。這條運河人民稱之為「富饒與幸福的運河」，它長達一千一百公里，橫貫卡拉—庫姆沙漠的心臟。等到這條運河建築完成，那死氣沉沉的沙漠地帶就將復活過來，幾百萬公頃的荒地，都將變成肥沃的良田，土庫曼將成為一個「白金國」——一片泛濫着棉花的海洋！

本年春天，凱巴巴耶夫曾經在土庫曼大運河建設區旅行過一次，這本土庫曼尼亞的春天就是他這次旅行的劄記。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土庫曼人民正如何熱情的投入這一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土庫曼大運河的建築——在那一片荒漠上『殺死旱龍，復活遼闊的荒地，』把『沙漠變成樂園。』

土庫曼大運河的建築是一種偉大的改造自然的工作，同時也是一種保衛和平的工作。戰爭販子們正在瘋狂的叫囂戰爭，拚命擴充軍備，準備新的大屠殺；蘇聯人民卻在全力從事和平建設工作。這是一個最尖銳的對比。但是戰爭販子們妄想發動新的戰爭的罪惡計劃，是決不會實現的。土庫曼大運河建設區一個地形學家的助手安納·奧維佐夫說得好：「……那些嗜血的野獸正張牙舞爪的想吃人；在製造原子彈、在各處建立軍事基地包圍我們、重新武裝西德和日本——他們渴望發動戰爭，要想阻止我們的建設。但是別害怕，他們是不會成功的！全世界的誠實人們正在聯合起來反對戰爭販子們。我們將繼續進行我

們的工作，我們一定要保持和平，建設運河，使我們的人民能够過幸福和繁榮的生活。」

本書係根據一九五二年第五期英文版『蘇聯文學』轉譯的，英譯名為“Spring in Turkmenia”，文中有不少土庫曼字，譯者都盡可能從作者的其他著作以及其他有關書籍上查明加註。

譯者 一九五二・一〇・一五

——旅途劄記

我的祖國是蘇聯最南部的土爾克明斯坦。這是一個有着太多燦陽，烈日，分缺乏水分的國度。短暫的春天幾乎沒有雨，秋天也一樣的乾燥。短促的冬天很少下雪。晚上下的雪一到白天就很快的在陽光下融化了。在漫長的酷熱的夏天裏，深藍色的天空連一滴雨水也不捨得給土地。

從太古時代起，那「黑沙漠」——卡拉·庫姆——就掩有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土地，形成了一片黑沙的海洋。

土爾克明斯坦的歷史是和兩種相反的自然因素分不開的：那就是水和「黑沙漠」，也即安姆·達利亞河和卡拉·庫姆。

土地渴望着水，而那任性的安姆·達利亞河，卻偏不顧人們的需要，永遠

— 3 —
在那五分之四被沙所掩蓋的廣大地區爲它自己開闢着一條條新的河道。幾世紀以來它一直在改變着水道，繞過土爾克明斯坦和幾乎整個的卡拉·庫姆，浪費地把它的水注進阿拉海。

那條河總是在一塊地方把土地灌滿了水，使那兒有了喧鬧的生氣，然後突然轉向一邊，於是原來的富饒地方給弄成一片淒涼的荒地。

什麼地方有那種智慧的力量，那種有組織的人的意志，能够制服狂暴的河水，把它導入卡拉·庫姆，使那被太陽晒焦了的沙漠復活，使它轉而爲人類服務？

沒有這樣的力量。位於北緯四〇—四二度 and 東經五三—六〇度中間的幾百萬英畝的肥沃的耕地，依然是一片不毛之地。多少口渴得要命的旅客，被酷熱弄得精疲力竭，在旅隊所走的小路上倒下來了。各民族、各部落間常常爲了水而引起激烈的爭鬥，水的本身就常常被那自相殘殺的鮮血染紅了。

但是，不管什麼地方，只要人們給土地灌溉了水，土壤就會以驚人的慷慨來報答你。

土庫曼人民的使者霍查·尼具斯曾謁過俄皇彼得一世，向他請願，要求他協助人民把安姆·達利亞河水轉回它古時的河道——烏茲博依。那次以後，俄羅斯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曾經作過許多廣泛的研究和勘測，但是他們的工作都沒有結果。

這樣一件任務只有人民自己，土地的主人才能擔負起來。在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幫助之下，一次爲了水——這全民族幸福所繫的最重要泉源的戰鬥，從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在土爾克明斯坦的全境開始了。

第一次灌溉工程開始動工的時候，內戰剛剛結束。在二十幾年內那些古老的堤壩與運河，特別是整個莫爾加勃灌溉系統，都已經修復和重建，新的運河——巴薩加—克爾基和卡拉貝克—奧爾——在安姆·達利亞的上游地帶被建立

— 4 —
起來了。從前每年都要乾涸的德津河，今天已經新生了，它供給了德津河流域的棉田以大量的水了。

在蘇維埃政權下，在一個短短的時期裏，荒地變為良田的數目比革命前幾世紀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廣大的阡陌相連的新墾地現在都已種上繁茂的棉花，而果樹園和葡萄園，現在在那些從前的荒地上伸展到幾英里遠。

墾荒是在有計劃的全面的基礎上進行的。配合着農業，已經建設起了大型的工業，荒地上出現了許多新的城市和住宅。

蘇維埃政府和約·維·斯大林本人爲了促進蘇維埃各共和國的發展，擬訂了一個向荒地和乾燥的草原發動總攻擊的計劃。與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卡霍夫卡等水力發電站的建設，以及伏爾加——頓河運河、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運河的開鑿的同時，蘇聯人民開始了世界最大的運河——土庫曼大運河的開闢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設備的建設。

土庫曼大運河的開闢不但意味着土庫曼人民多年來的水的夢想的實現，不僅保證了富裕和幸福，而且它還是一種和平的工作，是蘇維埃科學的勝利，我們對自然力的勝利，這勝利正在改變着我們的國家的面貌，而使我們的經濟和文化達到空前的繁榮。

一

在我的童年時代，掉完了牙齒的老年人常愛蹲在他們的「吉別卡」^①旁邊，埋怨他們的不幸的命運，嘔着嘴脣，談起那些古老的日子：

「我們祖先所在的國家叫做伐茲。是的，人們在那兒生活得真好。從前，

①「吉別卡」(Kibitkas)——土庫曼著民族所居的一種帳篷，類似我國西北蒙、藏民族的蒙古包。

伐茲流溢着蜜汁。」

我們傾聽着老人們講那些迷人的故事，凝視着那些講話人的夢幻似的臉，拚命想像着那流溢着蜜汁的幸福國土。

「這個伐茲在哪兒呢？」我們問道。

但是老人們自己也不知道它在哪兒。他們從來也不會看見過它。他們指着北邊的什麼地方，含糊地回答道：

「就在那邊……」

我們那兒有句俗話說，餓狠了的老母雞會在夢裏看到小米。這些老人們也是這樣。沒有了水來復活他們的乾枯的、被太陽烤焦了的田地，他們就沉溺在夢想裏了，夢想那些已經和他們的祖先一起消滅了的傳說中的國土。他們，就在這些童年時代所聽到的神話中尋求安慰。每當幻想把他們帶到伐茲的夢境中的時候，嚴酷的現實卻驅使他們到各處去找水。

奇怪的是，有一個時候實際上的確存在過伐茲這個地方。當然，那兒可並沒有流溢着蜜汁，但是那兒曾經有過生命，而且那種生命變成了一種傳奇，世代代傳下去，對於這些可憐的老遊牧民族，那好像就是一個幸福的王國。當然囉，對於人民說來，古代的伐茲可並沒有幸福。人們只不過把那過去了的生活迷人化起來，好在幻想中找尋安慰罷了。

然而，一個民族的夢想，是不會不留一點痕跡而消滅的。所謂一條飛毯可以在轉眼間把人們運到天涯海角的那種傳奇，終於成為事實了。伐茲的夢也實現了。土庫曼尼亞，我的祖國，正在一年年變成一個富饒的地方。

最近我在全國漫遊了一次。

革命前，阿什哈巴德和塔沙士——土爾克明斯坦的北部的一省——之間的交通，只有穿過那條由旅隊在卡拉·庫姆沙漠裏所踏成的小路。流沙淹沒了慢吞吞的駱駝的軟腳爪，發風暴的時候，流沙捲得漫天高，使荒野變成騷亂一

— 8 —
片，掃滅了那些旅隊所踏成的小路。這一片遍地是沙的荒野中沒有一滴水。只在那些稀有的綠洲上——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綠洲都如此——人們才偶然碰到一些有鹹水的深井。

然而，旅隊總是帶着麪粉、皮革、和各種各樣別的貨物，日夜川流不息地經過這片沙漠。艱苦的旅程要費十五天到二十天的時間。人們熱切的期待着帶着糧食和貨品的旅隊到達，常常說：「只要它安全的來到，那怕一個月後來到也沒關係！」

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這段旅程可變得又短又容易了。飛機只消一個半鐘頭就可以完畢這趟旅程。

二十年前我曾經看到塔沙士，那時它還不是一個省城。事實上當時那兒並沒有城市。大多數的機關和居民都住在陰暗的半破敗的磚頭房子裏，其中只有兩三幢新房子。

我曾經漫遊過暴君及其殘忍的僚屬等羣魔常到的塔沙士，他們的統治現在可已成爲一種被遺忘的陳迹了。那些連灰泥也好像跟人民的血和汗拌在一起的廢墟，看來像是這種暴政的熄滅了的爐子。

今天薩巴德運河的左岸已躍起一座美麗的城市，有着一條條寬闊的街道，還有一幢幢新建的房子挺立在白楊樹、刺槐樹和桑樹中間。公共汽車、貨車、以及摩托車的喇叭聲，和工廠的汽笛聲混成一片。許許多多土庫曼尼亞青年在本地學院和工業學校裏讀書。各個俱樂部裏都在放映最新的影片，街道上每處都呈現着一種生氣勃勃的景象。

從土庫曼大運河開始建築以來，許多不同職業和不同國籍的男男女女，從全蘇聯趕到塔沙士去。穿着制服的鐵路人員第一次出現在那個城市裏了。

你隨便看看什麼地方，你都會看到許許多多的帳篷、行軍床、和各種各樣的器械裝上卡車。這些是從我們廣大祖國的各地派到沙漠裏的運河地區去的科

學探險隊。

廣闊的薩巴德河在陽光裏閃耀着，一直流向伊里亞列和列寧區，你一踏上那河上的橋，看到那城市的壯麗的景緻和街上的一片沸騰的生氣，看到那迅速地驅逐了舊的和衰老的一切新的景象的時候，你就會禁不住滿心歡喜。薩巴德，安姆·達利亞的一道巨大的支流，在舊城和新城中間形成了一道明顯的分界線。

二

我的伙伴（共和國中央報紙的一個記者）和我這一次所面臨的漫長的旅程需要通過許多人跡稀罕的道路。我們特選了一輛合用的汽車，我們的司機名叫尼古拉，是一個年輕的奧西吉亞人。

我們出發到座落在安姆·達利亞河西岸，塔沙士省極邊的泰爾曼鄉區去。

一路上我們碰到許多貨車和摩托車。有些轉向右邊，向安得列也夫區駛去，有的轉向左面，朝加里寧區駛去，還有的向我們正在走的那條路筆直駛去。不久以前，這兒唯一可靠的運輸工具，只有那大輪子嘎嘎叫的古老的「阿爾佩斯」。

路通到雷巴克港口，棉花和許多別的貨品由那兒從安姆·達利亞運出去，而穀物、汽油、肥料、以及其他貨品則從那兒輸入省內。這說明了這條路上交通的擁擠。

一個個有着漂亮的農場建築物、俱樂部房子、和多蔭的果園的鄉村飛快地掠過。集體農民們都在田野裏工作。管水員手拿鐵鏟，袴腳管高高捲到膝頭上，正在把水放進田裏去，鐵鏟鏟在溝堤的濕泥上所發出來的沉悶的砰砰聲老遠就可以聽到。灌溉區的地方，大片大片的土地灌滿着清澈的水，在烈日下像